

风物写意

永远的草帽

文益思

生活中的帽子，多种多样、千姿百态。

军人头顶上的军帽；警察头顶上庄严的警帽；舞台上那些男女模特儿头顶上婀娜多姿的帽子；还有那些行走在大街小巷上倩男靓女头顶上那些装饰的帽子；建筑工人头上的安全帽。等等等等。

在这众多的帽子当中，我对草帽情有独钟。

只有草帽，才没有经过任何的装扮和修饰；如今依然保持着它自诞生以来并将继续保持下去的最大功能——遮阳。

草帽，就其外形而言，那就是端庄与简朴。

草帽，得之不难，只要手中有几片树叶，或者是几束稻草小麦秆，你就可以制作出一简单而不失纯朴的草帽来，为你的远行或劳作提供一丝丝快意的清凉。

然而，就是这样简朴的草帽，却在岁月的长河中经受了冰雪的磨砺、风雨的敲打；经受烈日如火的烘烤，劳动者热腾腾汗水的浇铸；以及那些气喘如牛的气息熏陶。

我从来没有认真地考察过草帽诞生的年代。但我知道，草帽从它诞生的第一天开始，就给那些胸怀坚韧不拔的意志、汗水淋漓的劳动者提供着快意的清凉。

翻开历史，我们就可以听到，在元谋人北京人山顶洞人那声震长空的狩猎声中，在“伐木丁丁”的古老歌谣里，在长江黄河边上那些纤夫“唷嗬嗬”惊涛骇浪的号子声里，草帽已经走过了千年万年的时光。

翻开历史，我们就可以看到，有多少个劳动者头戴草帽，筑起了那蜿蜒曲折的万里长城；掘开了千帆竞渡的京杭大运河；挑走了挡道的王屋山与太行山；修建了人工运河——红旗渠。草帽遮蔽多少个风花雪月的日子，又为我们留下了多少的人间奇迹。

一心治水的大禹就是头戴着这样的草帽，三过家门而不入，把他的英名刻进了中国的治水史册上。李冰父子就是头戴这样的草帽，经过十八年的艰苦治理，终于为后人亮出了他们人生中最辉煌的篇章——都江堰；胸怀大志的姜太公就是头戴这样的草帽，静坐在河边钓鱼，等待着施展惊人才华的时机；不愿折腰的陶渊明就是头戴这样的草帽，在他那栽种着菊花豆苗的田园中悠然自乐，品味着他的隐居人生……

我们记得，因为大雨而耽误了时间、按秦律必被斩的陈胜，在大泽乡的土地上，他摘下了头顶上的草帽，向他的同伴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声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几多的同伴也高举着手中的草帽和棍棒，高声地响应着陈胜的号召，走上了反抗暴秦的道路，也掀开了中国历史上崭新的一页。

我经常穿越于祖国南北的大地上。

在旅行的列车上，我总是喜欢坐在列车的窗户旁边，两眼望着车窗外的风景。在那些祖国广袤的田野上，不时地看到头戴草帽辛勤耕作的农民身影一闪而过。

我知道，这些一闪而过的草帽，就是旅行中最美丽的风景。

每当看到那些农民兄弟头上的草帽时，我就感觉到一种莫名的感动。少年时代，我曾经无数次头戴草帽，在故乡美丽的田野上放牧。

2001年8月，我去了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在二楼东角的陈列室里，陈放着几位烈士曾经戴过的已经发了霉的草帽。这些草帽，在向我无言地诉说着它们主人对革命忠贞不渝的品格。

看到这些熟悉的草帽，我的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撼。因为，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草帽与中国革命的关系。

这些草帽，让我想起了中国革命史。

在漫长的长征路上，多少个头戴草帽的红军战士血战湘江、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翻雪山过草地，多少草帽从牺牲者转到了未牺牲者的头上，又走上了新一轮的革命征途。

正是这寻常又不寻常的草帽，增添了中国革命史的力度和厚度，成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也成了闪烁长征路上的彩虹！

如今，使用草帽最多的当然还是农民，是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他们在广袤的土地上挥洒着辛勤的汗水，播种着希望，也收获着支撑祖国建设离不开的物质基础。而能够为他们送上一丝丝清凉的，就是草帽。

而提起草帽，免不了要说一下我的父亲。

父亲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师范生，走出校门以后就登上了三尺讲台，用粉笔来书写自己的青春。

然而，在那段特殊的岁月里，父亲被剥夺了走上讲台的权利。于是，他戴上旧日的草帽，又走进故乡的田地里辛勤劳动。

那时候，母亲担心父亲挺不过去。父亲却总是微笑着，一边晃动着手中的草帽：“我祖祖辈辈都是头戴着草帽走过来的，如今我也头戴草帽，在生活中，没有过不去的坎。况且，我相信，一切都是会好起来的。”

果然，没过多久，父亲又走上了神圣的讲台。从此，父亲的课堂上，总是少不了关于草帽的话题。

如今，退休后的父亲每次上街都要戴上草帽，回到家中后总是先把草帽上的灰尘拍打得干干净净，然后才挂墙壁上。

晓雾刚刚隐去，晨曦尚未露脸。一个电话打了过来，我的酣梦被撕得支离破碎，一地鸡毛。

“好家伙，还在睡懒觉作春秋大梦吗？”一听是吴老夫子这个大嗓门，我便来劲调侃开来：“京城老爷这么早就起床了，今天要爬长城还是逛故宫？”他一板一眼地说：“没这个兴趣，我已回海南老家了，有空请到我家做客。”

吴老与我同庚，都从乡下走出，都吃新闻这碗饭，几乎一辈子与文字打交道。所不同的是，他在北京，我在海南。尽管志同道合胜过发小，奈何分隔八千里路云和月，见面不易，诉衷更难。然而，令我想不到的是，他在退休后打道回府亲近田舍做了“村夫”。

如约登门拜访那天，老吴大概看出我对他的选择不太理解，一落座便道出“天机”：孩子们都成家立业了，虽同城生活但分住在不同区域，平时也帮不上什么忙。偶尔到他们那里，经常堵车遇阻的，一往一返折腾几个小时。加上退休后无事一身轻，干脆偕老伴回海南泡氧吧，享晚年。由此使我想起乡愁剧情中的一句旁白台词：游子总是奔忙的，走再远，家乡永远是那幅最美的图画。

徜徉在他家院子里，怎么也找不到当年的影子。房子虽然还保持着传统民居留下的红砖青瓦土木结构，但已被老吴修整、加固并掺入些许新的元素，小巧不失玲珑。最具颠覆意义的是，原先东西两侧那低矮、杂乱的廊房都拆除做了“减数”，腾出地表使整个大院延伸拓展，看上去很规整开阔，让人心情舒朗。大院里则有间距、分层次种植绿植，种上金鱼草、薰衣草、石竹、郁金香等花木，前后左右出落成不同的风景线，既渲染院苑，又芬芳空气。在那稍为碍眼的凹凸旮旯处，又别出心裁地置放几株盆景模糊空间，平仰视线；或许又来个旧瓶插花，藤蔓缠绕的修饰造化，多了几分浪漫情调，不能不说这是“境高一界，艺高一筹”之分野。

在大院偏东一隅的小角落，我流连了好久总不想离开，眼睛直勾勾地注视着那约有三分地的菜园子。各种菜蔬星星点点，绿油油嫩生生地随风泛起涟漪，既养眼又撩人胃口，可以断言，采任何一种都是上好食材，任你“调羹烙饼佐春色”。老吴说，他回来将近一年了，从不花钱到市场上买过青菜，全靠这个菜园子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吃不完还分送给邻居尝鲜。他老伴说得更接地气：“家乡的土地肥沃温软，插根木棍下去都能长出绿叶来”。每天清晨起来，老两口先在大院里挥舞几圈太极拳活动筋骨，接着便下菜园子或松土除草，或淋水施肥，如此动手、出汗、沾泥土味，颇有劳动心得。用老吴的话说是：

总比待在大城市那逼仄的阁楼里四体不勤、五谷难分强多了。

与菜园子相对应的另一个小角，有一个像亭子的凉棚非常特别：篱笆桩、茅草顶、隔板墙，洋气不足，土气有余，这是老吴专门辟为书屋、茶社和聊天吧的一方“闲章”。每逢早、晚时光，总有乡亲到此溜达，或八卦聊天，或向老吴讨教家风家道和问计乡村振兴。有时候，老吴还跟邻居们在这里来个“夜雨两盏小酒，秋风一杯热茶”的开怀豪放。兴头上来，老吴又给他们讲玄奘取经、宋江造反、柳毅传书等历史故事，其乐融融。

在我即将离开老吴家的前一刻钟，有几个人小镜头令我顿感温馨：三五个小朋友拥进凉棚，在那活动书架上翻来捣去。一女娃指着那本《名人故事》轻声对老吴说：“吴爷爷，我想借这本书看行不？”几乎同一时间，又一后生哥上前拉着老吴的手，请求给他的新生儿起个好名字……这一幕幕令我有感而发：回乡贡献余热，老吴是个编外乡贤。陪我同行的张先生感触更加深刻：亲临这个大院小角，你的脚步自然沉稳坚定不再行色匆匆，语调自然也舒缓从容不再粗声粗气，心境更是祥和宁静不再浮躁偏激。这里的一切很像电影中的“慢镜头”。

大院有大院的风光，小角有小角的锦绣。返程路上，我想起了乡村民居存在的一些问题：一家区区几口人，何必把房子建得那么高大上？那些所谓的风光体面，会否既占用土地浪费面积，又透支家财留下隐患？而像老吴那样花小钱改造老宅、留白大院、点缀小角、美化环境，岂不余地、留余味而更实用更温馨？

诗路花语

仙鹤

■ 江非

是的，仙鹤来自内心——
我和你一起开车去往海湾

很晚了。有一年
夏天。星光闪烁，水面上也有光亮溢出

在一个宽大的门槛内
蓝色的行星，犹如一阵风停止了滚动

我和你，把车停在一棵长青松下
车轮沿着松针，继续穿过世界

在远处的灯塔上，光依靠转动
唤起人对于人世的不断重复的感觉

我们几乎能看见那闪动中隐藏的银器
看到黑夜中那些细微到无的事物

而仙鹤此时在内心的深处涌起——
但它既不鸣叫，也不飞翔

如那些曾经独自伫立的真实的事物
我们站着，面对着海湾，一遍一遍地否定，
又一次一次地肯定

五指山的秋

■ 曾洁

初秋。满街梧桐，一叶一知秋。树树秋声，山山秋色。

这声色，都隐隐约约藏着一丝微凉，一缕惆怅，一点恬静，一片梦幻。

窗外。秋雨淅淅沥沥，清清凉凉，宛若跌落凡尘的精灵。

曼舞轻歌，却又缥缈无边。秋风吹过，涼意顿起，特意沏一盏热茶。

静静地看着一片片叶子在缭绕的烟雾中慢慢舒展身姿。

吻着淡淡的茶香，轻抿，热流驱散了丝丝凉意。

思绪却随着这雨声，越来越密。

秋风秋雨夜，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正如缘深如海。

从故乡飘向远方的一朵云

■ 徐永清

我是故乡飘向远方的一朵云
我带走了炊烟里的呼唤
也带走了夜晚屋后的蟋蟀声
在陌生的城市游走
那些疑惑的眼神
还有美丽的谎言
在霓虹灯下若隐若现
我在海的上空孤寂地仰望
星星都掉进海里
波浪是春暖花开的皱纹
我开始老去

故乡埋藏了我所有的心事

我还能想象
初春田埂上爬出来的第一条蚯蚓
寒冬的夜里长出来的第一根冰棱
风中摇曳的蝴蝶花
路上沾满泥巴的石头

还有儿时叫不出名字的哑巴小伙伴

我在荷塘的树下伫立很久

像遗落在水洼里的一粒种子

有一只蜻蜓停在荷花上

陪我度过漫长的下午

黄昏里我起身告别

风起了

水面上的云朵支离破碎

我是故乡飘向远方的一朵云

我学着随风变幻
习惯分分合合
总有一个天涯沦落人会注意到我
然后点头致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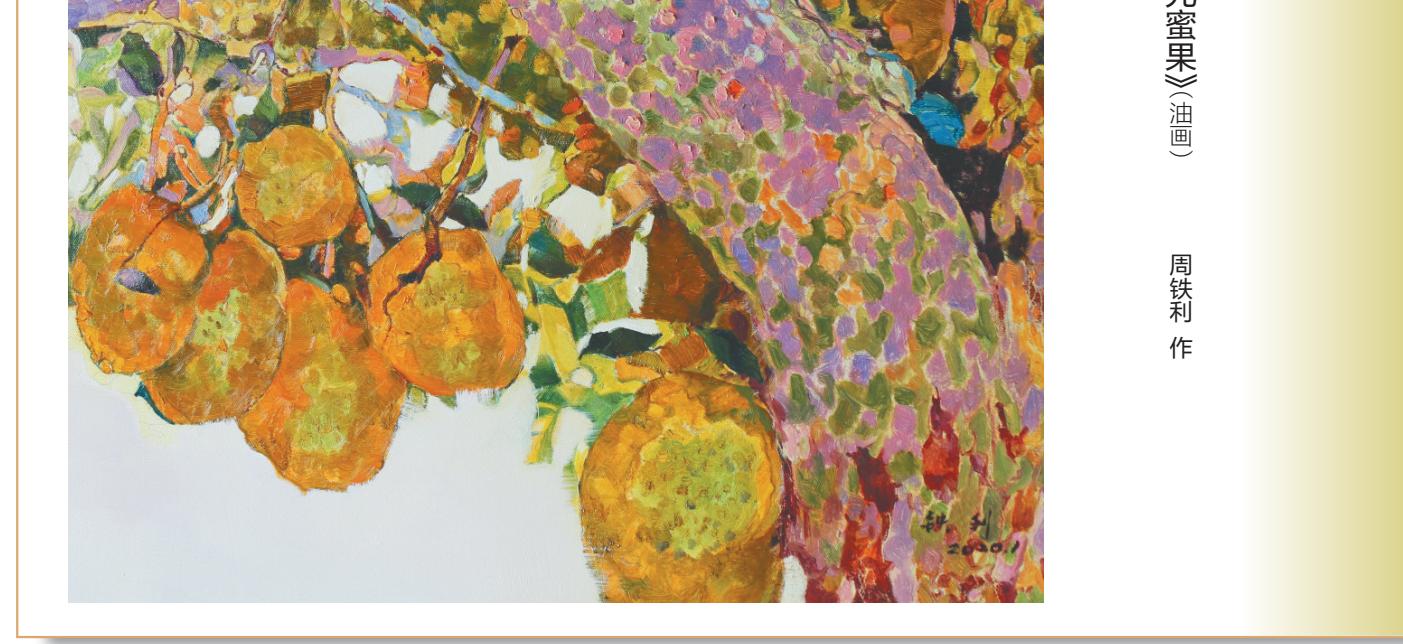
或者泪流满面

当一群大雁在我的梦里飞过

我心生挂念

我志在远方

有些流浪注定为了追光



《阳光蜜果》(油画)
周铁利作

有些滋味，吃过了，将永远地留在回忆里。扁豆酱就属于这样的滋味。

说起扁豆酱，崖州一带的人是再熟悉不过了。在不同的年代，扁豆酱之于他们，有着不同的情感经历、喜好和厌恶之别。过去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里，扁豆酱是崖州绝大多数人家饭桌上的一道菜，醇香，好吃，也耐吃。不过，假如天天拿起饭碗对着一样东西，即便山珍海味也会吃出恶心感来。现如今生活条件好了，以前乡下人怕吃腻的东西，倒成了城里人日常饮食的调味品，到了吃饭时候，见了扁豆酱就想吃，没了，还惦记。

与乡下的孩子一样，我小时候对扁豆酱就没什么好感，主要是天天吃，怕吃了。我清楚地记得，小时候家里厨房一角放置一个大约40厘米高的土罐，罐里装的就是扁豆酱。每天，母亲早起去做饭，顺手从土罐里挖出一团扁豆酱，小心翼翼地将之压实在盘子里，然后放锅里蒸。饭好了，扁豆酱也蒸好了，有时也清炒一两个自家种的冬瓜南瓜青菜什么的，这就是一家人一天的菜谱。吃饭时，一家人埋着头，很少说话，只有父亲小口喝酒时从唇间弄出的“嗞嗞”的脆响，而我的筷子常常避开盛有扁豆酱的盘子，以表示对这种食物的厌恶，也无声表达对母亲的不满。当然，也有例外。譬如，遇到扁豆酱煮肥猪肉、煮鱼，此时，我不拿筷子而拿起勺子，一下手就是满满的一勺鱼肉和扁豆酱，对扁豆酱毫无厌恶之感了。饿狼遇到猎物，这顿饭肯定吃到撑，疼肚皮。其实，这样的好事，一年间就没见过几回。

后来外出读书，在外地工作生活，渐渐断了与扁豆酱的勾连，心里头对扁豆酱还是抗拒的，好像提起它是一件丢人的事情。随着年纪渐长，对故土愈加眷恋，这种看法和情感却变了，反而时时惦记起来，仿佛脑海里长出来的一块瘤状物，越有切肤之痛，记忆越深。每次回老家，最想吃的土味就是扁豆酱，临走

扁豆酱

孙令辉

前，要带走的也是扁豆酱。

崖州一带的人爱吃扁豆酱，大概与地理气候条件有关。那个地方，雨水偏少，土地干旱，适种耐旱农作物。扁豆很贱，给粒种子就能发芽，荒坡地上也能生长，白露前后播种，无需浇水、施肥、喷洒农药，两月余收获，一年收一季，亩产很低，仅有200多斤。为了合理调节生活，农人有时将扁豆育成扁豆芽食用，风味比绿豆芽更清新，但将扁豆腌制扁豆酱的比较普遍。扁豆芽只吃一顿，一罐子扁豆酱可以吃一年半载。

少时，经常看母亲腌制扁豆酱。我们家的扁豆酱，每年至少要腌制两至三土罐，才能勉强度过整个年头。母亲都是在前一天就将扁豆筛选、淘洗、浸泡，次日，用柴火烹煮几个小时后才出锅。然后，母亲和姐姐们轮番将煮熟的扁豆用石臼捣成泥状，我有时也凑热闹参与进来。母亲把一臼一臼的扁豆泥挖出，薄薄地撒在大竹筐篾里晾干，加入醋饼、蒜泥、盐等，搅拌均匀，再填进陶罐封存3.5天发酵。开罐，即可食用。新出土的扁豆酱，味道奇香，闻着就想吃。母亲是文盲，不讲究和张罗开罐仪式，使扁豆酱这一传承手艺，在我们家里就少了些许文化韵味。

其实，扁豆酱能传承至今，传下来的不仅是味道，还有深入骨髓的文化基因。相

传，古崖州有一个拔贡，他考取功名之前，家里顿顿吃的都是扁豆酱配稀饭。一天，他爹买回一斤肥猪肉，吊在家里的木钩上，对他说：“孩子，你识字多了，爹炒肉给你吃。”日子一天天过去，可是，他爹始终舍不得把肥肉下锅，倒是孩子吃了扁豆酱，字识得越来越多，最终考取了拔贡。扁豆酱从此被当地人称为“识字酱”。父亲多次给我们讲这个故事，它是我们在成长道路上永不低头、砥砺前行的“心灵鸡汤”。

我曾查阅过一些资料，据《中药学》记载，扁豆蕴含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钙、磷、铁、植酸钙镁、泛酸等大量营养元素。扁豆酱甜中带酸，很适合炎热地区食用，能敛汗祛湿，生津解渴，健胃消食。这就为崖州一带喜欢吃扁豆酱，找到了科学的依据。

如今，与母亲一同老去的，是扁豆酱的传承工艺，几乎到了失传的境地。单说在老家，会这项古老手艺的屈指可数。原因有二：一是扁豆酱制法古朴繁琐，费时费力；二是村里再无人种扁豆了，土地皆种植产量高、来钱快的瓜菜。扁豆成了稀缺之物。扁豆少了，制作扁豆酱的作坊自然便少，手艺就会荒废。物以稀为贵，扁豆酱反倒成一个有市场、销量大、供不应求的赚钱的产业。崖城梁姓妇女就是一个典型。据说她家制作扁豆酱已有上百年历史，100斤的扁豆酱，半天就能卖完。很多候鸟、游客寻味寻到崖城，吃了扁豆酱都说好吃开胃，末了，还要购买几斤带回去。她家靠卖扁豆酱盖起三层小洋楼，买了小轿车，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我家小妹对扁豆酱也怀着难以割舍的情结。知道兄弟姐妹爱吃，有时回老家经过崖城，她都到农贸市场梁姓妇女的摊位去买扁豆酱。回到市里，挨家打电话，送扁豆酱